

梁实秋雅舍小品

落花入梦甜

梁实秋



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我的
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冰心

梁实秋雅舍小品

梁实秋 著

落花入梦甜



中国致公出版社



知音动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花入梦甜:梁实秋雅舍小品/梁实秋著.——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9
(大师与少年)
ISBN 978-7-5145-1227-4

I. ①落…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8102 号

落花入梦甜:梁实秋雅舍小品/梁实秋 著

-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 出 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010-85869872)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文艺坊
- 责任编辑** 孙兴冉 丁琪德 黄雅芸
- 特约编辑** 丁琪德 黄雅芸
- 装帧设计** 陈启 王钰
-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875mm×700mm 1 / 16
- 印 张** 16
- 字 数** 171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145-1227-4
-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8908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公司调换,电话:027-68890818)





| 雅舍文章 活色生香

冰心曾说：“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梁实秋，是那个年代活出了趣味的人。

1938年，梁实秋定居重庆，建一瓦房，取名“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

他享受雅舍的诗情画意，全然无视雅舍这间茅屋漏雨漏风，夏天“聚蚊成雷”，晚间老鼠横行的现实，末了，还能调侃一句：“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

对梁实秋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幽它一默的。



即使条件艰苦，他也没忘记将幽默传递出去。正值抗战，他参与编订战时国语课本，借生动的课文教育学童，还与老舍一起为劳军讲相声。

梁实秋，是那个年代真正才华横溢的人。

他酷爱读书，一方面学识广博，时常为大家推荐好书如《水浒传》《沉思录》，一方面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一面教书，一面恶补有关的图书，真所谓是困而后学”。

作为学问大家，他坦然承认初学的枯燥，教小孩子耐着性子接受教育：“学问没有根底，趣味也很难滋生。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

梁实秋，是那个年代有真性情的人。

他感念母亲养育之恩：“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也提醒众人尽孝趁早：“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

他赞《病梅馆记》中提倡的自然之美，也怜动物园里的骆驼：“生长在北方大地之上的巨兽，如何能局促在这样的小小圈子里，如何能耐得住这炎热南方的郁蒸？”

他毫不避讳，直指当时清华教育弊端：“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也铭记在清华时国文老师教的，写文章应当懂得“割爱”才能“笔笔都立起来”“虎虎有生气”的道理。

内心清朗的人，总会温润如花。梁实秋，用才、情、趣在生活中开出一朵花，花香悄悄飘入了当年的战时学童、劳军战士以及如今千千万万读者的梦中。

时至今日，这朵花仍留香阵阵、回味悠长。

编者





目录

第一辑·雅情

63	58	55	36	32	21	18	10	2
想我的母亲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清华八年（节选）	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	我在小学	童年生活	记得当时年纪小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第二辑·雅物

111	106	102	99	96	92	89	86	70
听戏听戏，不是看戏	放风筝	对联	树	雪	骆驼	鸟	猫的故事	群芳小记

第三辑·雅致

156 153 150 147 144 140 136 126 122 118

画梅小记

读画

写字

下棋

信

书

不亦快哉

文房四宝

书房

雅舍

第四辑·雅思

190 187 184 180 176 172 168 164 160

快乐

沉默

谦让

送行

客

谈友谊

谈话的艺术

谈幽默

谈时间

第五辑·雅谈

239	235	231	226	222	219	204	196
读书苦？读书乐？	影响我的几本书	漫谈读书	学问与趣味	论散文	国文与国语	中国语文的三个阶段	作文的三个阶段



第一辑·雅情



——记得当年年纪小，
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
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困倦了，
梦里花几知多少。——我学唱这首歌是在一个温暖的季
秋时节，在重庆南岸海棠山坡上，经朋友指点，反反复
复唱了好几遍，事隔数十年，仍然萦绕在耳边。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人与疲马羁禽无异，高飞远走，疲于津梁，不免怀念自己的旧家园。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是孟郊的句子，人与疲马羁禽无异，高飞远走，疲于津梁，不免怀念自己的旧家园。

我的老家在北平，是距今一百几十年前由我祖父所置的一所房子。坐落在东城相当热闹的地区，出胡同东口往北是东四牌楼，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东四牌楼是四条大街的交叉口，所以商店林立，市容要比西城的西四牌楼繁盛得多。牌楼根儿底下靠右边有一家干果子铺，是我家投资开设的，领东的掌柜的姓任，山西人，父亲常在晚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溜达着到那里小憩。掌柜的经常给我们以汽水，用玻璃球做塞子的那种小瓶汽水，仰着脖子对着瓶口汨汨而饮之，还有从蜜饯缸里抓出来的蜜饯桃脯的一条条的皮子，当时我认为那是一大享受。南小街子可是又脏又臭又泥泞的一条路，我小时候每天必须走一段南小街去上学，时常在羊肉床子看宰羊，在切面铺买“干蹦儿”或糖火烧吃。胡同东口

外斜对面就是灯市口，是较宽敞的一条街，在那里有当时唯一可以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以后又添了一家郭纪云，路南还有一家小有名气的专卖卤虾、小菜、臭豆腐的店。往南走约十五分钟进金鱼胡同便是东安市场了。

我的家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地基比街道高得多，门前有四层石台阶，情形很突出，人称“高台阶”。原来门前还有左右分列的上马石凳，因妨碍交通而拆除了。门不大，黑漆红心，浮刻黑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框旁边木牌刻着“积善堂梁”四个字，那时人家常有堂号，例如三槐堂卫、百忍堂张等等，积善堂梁出自何典我不知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语见《易经》，总是勉人为善的好话，作为我们的堂号亦颇不恶。打开大门，里面是一间门洞，左右分列两条懒凳，从前大门在白昼是永远敞着的，谁都可以进来歇歇腿。一九一一年兵变之后才把大门关上。进了大门迎面是两块金砖镂刻的“戩谷”两个大字，“戩谷”一语出自《诗经》“俾尔戩谷”。戩是福，谷是禄，取其吉祥之义。前面放着一大缸水葱（正名为莞，音冠），除了水冷成冰的时候总是绿油油的，长得非常旺盛。

向左转进四扇屏门，是前院。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中间一间辟为过厅，左右两间一为书房一为佛堂。辛亥革命前两年，我的祖父去世，佛堂取消，因为我父亲一向不喜求神拜佛，这间房子成了我的卧室。那间书房属于我的父亲，他镇日价在里面摩挲他的那些有关金石小学的书籍。前院的南边是临街的一排房，作为用人的居室。前院的西边又是四扇屏门，里面是西跨院，两间北房由塾师居住，两间南房堆置书籍，后来改成了我的书房。小跨院种了四棵紫丁香，高逾墙外，春暖花开时满院芬芳。

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迎面是一个垂花门，门旁有四大盆石榴树，花开似火，结实大而且多，院里又有几棵梨树，后来砍伐改种四棵西府海棠。院子东头是厨房，绕过去一个月亮门通往东院，有一棵高庄柿子树，一棵黑枣树，年年收获累累，此外还有紫荆、榆叶梅，等等。我记得这个东院主要用途是摇煤球，年年秋后就要张罗摇煤球，要敷一冬天的使用。煤黑子把煤渣与黄土和在一起，加水，和成稀泥，平铺在地面，用铲子剁成小方粒，放在大簸箩里像滚元宵似的滚成圆球，然后摊在地上晒，这份手艺真不简单，我儿时常在一旁参观，十分欣赏。如遇天雨，还要急速动员抢救，否则化为一汪黑水全被冲走了。在那厨房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厨师嫌我们碍手碍脚，拉面的时候总是塞给我一团面叫我走得远远的，我就玩那一团面，直玩到那团面像是一颗煤球为止。

进了垂花门便是内院，院当中是一个大鱼缸，一度养着金鱼，缸中还矗立着一座小型假山，山上有桥梁房舍之类，后来不知怎么水也涸了，假山也不见了，干脆作为堆置煤灰煤渣之处，一个鱼缸也有它的沧桑！东西厢房到夏天晒得厉害，虽有前廊也无济于事，幸有宽幅一丈以上的帐篷三块每天及时支起，略可遮抗骄阳。祖父逝后，内院建筑了固定的铅铁棚，棚中心设置了两扇活动的天窗，至是“天棚鱼缸石榴树……”乃粗具规模。照明的工具原来都是油灯、猪蜡，只有我父亲看书时才能点白光炎炎的僧帽牌的洋蜡，煤油灯认为危险，一向抵制不用，至是里里外外装上了电灯，大放光明。还有两架电扇，西门子制造的，经常不准孩子们走近五尺距离以内，生怕中断了我们的手指。

内院上房三间，左右各有套间两间。祖父在的时候，他坐在炕上，

隔着玻璃窗子外望，我们在院里跑都不敢跑。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听见胡同里有“打糖锣儿的”的声音，一时忘形，蜂拥而出，祖父大吼：“跑什么？留神门牙！”打糖锣儿的乃是卖糖果的小贩，除了糖果之外兼卖廉价玩具、泥捏的小人、蜡烛台、小风箏、摔炮，花样很多，我母亲一律称之为“土筐货”。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祖父还坐在那里，唤我们进去。上房是我们非经呼唤不能进去的，而且是一经呼唤便非进去不可的。我们战战兢兢地鱼贯而入，他指着我问：“你手里拿着什么？”我说：“糖。”“什么糖？”我递出了手指粗细的两根，一支黑的，一支白的。我解释说：“这黑的，我们取名为狗屎橛；这白的为猫屎橛。”实则那黑的是杏干做的，白的是柿霜糖，祖父笑着接过去，一支咬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他要我们下次买的时候也给他买两支。我们奉了圣旨，下次听到糖锣儿一响，一拥而出，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您吃猫屎橛，还是吃狗屎橛？”爷爷会立即答腔：“我吃猫屎橛！”这是我所记得的与祖父建立密切关系的开始。

父母带着我们孩子住西厢房，我同胞一共十一个，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姊妹兄弟四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好热闹，尤其是到了冬天，白天玩不够，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还是吱吱喳喳笑语不休。母亲走过来巡视，把每个孩子脖颈子后面的棉被塞紧，使不透风，我感觉异常的舒适温暖，便怡然入睡了。我活到如今，夜晚睡时脖颈子后面透凉气，便想到母亲当年那一份爱抚的可贵。母亲打发我们睡后还有她的工作，她需要去伺候公婆的茶水点心，直到午夜；她要黎明即起，张罗我们梳洗，她很少睡觉的时间，可是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情形